

冻花

いてばな

【日】齐木香津 著 李雨潭 译

「は妹を殺しました
妹だから守りたい
妹だから許せない」

花

【日】齐木香津 著 李雨潭 译

ITEBANA

© Kazu Saiki 2010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0 by Futabasha Publishers Ltd., Toky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Futabasha Publishers Lt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版贸核渝字(2012)第139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冻花 / (日) 齐木香津 著; 李雨潭 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3.8

ISBN 978-7-229-06838-7

I. ①冻… II. ①齐…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77929号



〔日〕齐木香津 著

李雨潭 译

出版人：张永胜

策 划：廖华章同人

出版监制：陈建军

责任编辑：王春霞

营销编辑：高 帆 刘 菲 许珍珍

责任印制：杨 宁

封面设计：主语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投稿邮箱: bjhztr@vip.163.com

三河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转810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cbs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7.75 字数: 110千

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曲

姐姐因杀妹嫌疑遭逮捕——《双日新闻》8月4日朝刊
新闻报道：

8月3日晚11时左右，埼玉县警朝日警署内，一名声称杀害了自己亲妹妹园部梨花（25岁）的女子前来自首。自首者在一家广告公司任职，名叫园部百合，现年27岁。疑犯供称自己重创妹妹梨花后脑后叫了救护车，但妹妹在被送往医院途中宣告死亡，死因系被殴导致的脑内出血。

疑犯供述：只因她摔了我心爱的布娃娃……——《双日新闻》8月5日朝刊

涉嫌杀害妹妹园部梨花而遭到逮捕的疑犯园部百合供述，案发之前，她与妹妹梨花并未发生口角，只因妹妹丢掉了她心爱的布娃娃，一怒之下就把妹妹杀了。之后，疑犯始

终保持缄默，拒绝提供更多线索。

疑犯园部百合和妹妹梨花家住埼玉县一处叫做“铃之森小镇”的高级住宅区内，家中有三姐妹，百合和梨花分别排行老大和老二，此外还有个21岁的小妹，正上大学。案发当时，两人在二楼百合的房间内，供职于国际物流公司的父亲和正就读大学的小妹尚未回家，而在家中开办烹调教室的母亲则在一楼的卧房内睡觉。

众所公认的姐妹花，大姐为何杀了二姐？——《动态周刊》

8月11日号

8月3日晚，埼玉县发生一起杀人案件，三姐妹中的大姐将二妹杀害。由于疑犯即大姐园部百合在审讯中一直保持沉默，警方至今无法掌握案情全貌。

大姐园部百合面容姣好，眉清目秀，是远近公认的职场美女。在百货公司担任珠宝销售的二姐梨花也是时尚杂志模特般的现代尤物，她们连同正在上大学的小妹一起，被邻居们称为“三朵金花”。

根据疑犯园部百合在行使沉默权之前的供词，8月3日晚10时多，在二楼大姐百合的卧室内，二妹梨花将布娃娃掷向墙壁，正打算离开，大姐百合将手里的熨斗砸了过去，正好砸在了妹妹的后脑勺上。

这把作为凶器使用的熨斗是外国品牌，与日本本土品牌相比，其铁制部分更为厚实。讽刺的是，这把熨斗正是事发一个月之前的7月11日，两位妹妹一起送给大姐的生日礼物。

睡在一楼的母亲虽然觉察到了二楼的动静，却没有上前一探究竟，在长女打完急救电话后，才获悉二女遭遇不幸。在得到医院对二妹的死亡确认后，大姐百合先行回家，更换衣物之后来到离家最近的警署自首。当时，她身穿雪白的衬衫和一条藏青色紧身短裙，虽然没有化妆，但利落干练的打扮依然呈现出严谨的职业女性形象。她告诉负责接待的女警，“我杀了我妹妹。”声音镇定，丝毫不显慌乱。

三姐妹从小一起长大，感情和睦，邻居们怎么也不能相信，如此相亲相爱的姐妹之间竟存在可以产生杀机的纠葛，叫人难以理解。

“频频发生的无动机杀人案”——《话题周刊》8月7日

此前，媒体经常报道时下年轻人容易情绪失控的消息，最近，不仅是年轻人，各个年龄段的人群之间都经常发生这类并无强烈动机就动手杀人的案件。

本月发生于埼玉县的姐妹凶杀案，便属这类案件的典型案例。

作为凶手的大姐园部百合，住在埼玉县父母购置的大宅

内，从小知书达理、谦恭温和、体贴过人，是位乐于照顾两位妹妹的好姐姐。据了解，园部百合从小到大学习成绩优异，从美术大学毕业以后，如愿进入一家广告公司，迄今为第五个年头，已经开始被委以重任。

疑犯在一个幸福的家庭成长，工作中的才能也能得到肯定，这位有着天使面孔、魔鬼身材的年轻单身女子，为何会动手杀害自己原本疼爱的亲妹妹呢？

据疑犯本人供述，因为二妹梨花摔了她心爱的娃娃，一时怒上心头，才会痛下杀手。但是作为一位已经27岁的女性，难道会为担心一个并不可能被轻易摔坏的布制娃娃，而举起沉重的熨斗砸向妹妹的后脑勺吗？无论怎么分析，都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1

要说匪夷所思，我也深有同感。真不明白这些八卦报纸和杂志为什么对自己并不了解的事情就能言之凿凿地乱下结论呢？我将这些报道剪下来，塞进剪报专用的文件夹里，再放入旅行箱。我一个劲儿嘟囔，“瞎写些什么呀，明明什么都不知道……”

如果有记者冲这句话赶来，我定会这么对他说：“我们家很幸福？这种说法也太离谱了吧。当年经济景气的时候，家里买了这栋房子，现在经济低迷了，日子也就不好过了。大姐百合自中学开始就去了私立学校，而二姐梨花和我却因为家里没钱，只能在公立学校读初中和高中……”

如果有记者追问，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想必我也只能勉强形容为一个“平凡的家庭”。

“如果说我们家和别人家有什么不同，大概要数爸爸、妈妈当年是在葡萄牙结婚这件事了。爸爸在一家国际物流公司就职，年轻的时候被派驻里斯本分公司。也正是在那个时候，认识

了在里斯本进修国际贸易的妈妈，两人可谓一见钟情。坠入情网的爸爸求了好几次婚才抱得美人归。当然，这些都是从妈妈那里听来的，谁知道里面有多少水分呢。”

现在，妈妈在家开了一间简单的烹饪教室专门教做葡萄牙菜，最近她上课的时候常和学生们说一些更年期综合征的话题。她听说针灸的疗效似乎不错，但自己觉得可怕，不敢轻易尝试。

也许是妈妈经营烹饪教室的缘故，方圆十里只要提到园部家就会想到葡萄牙，提到葡萄牙，就会想起园部家，“葡萄牙”三个字快成我们家的关键词了，可惜没有任何一篇报道提到这一点。

而且，也没有记者提到我们仨是“天下无敌姐妹花”这件事。成天叽叽喳喳、聒噪不已的二姐，喜欢搞笑的小妹，还有一个凡事都会罩着我们的大姐，我们就是一个以大姐为顶点构筑而成的三角形，是“三仙合一的天下无敌姐妹花”，因此，我不喜欢记者提到的“三朵金花”之类的空洞称谓。

当然，和只能勉强称得上“五官端正”的我不同，我的两位姐姐的确是不折不扣的大美女。虽说还没有被哪个星探看上，但朋友们都这么说，“柚香的两位姐姐，长得都超正点耶。”不管我上小学还是初中，乃至后来念高中，都是如此，只要有同学来我家玩，我就会想方设法留她们待到姐姐回来，为的就是听同学说这句话。

对那些从没见过我那两位姐姐的同学，我一般会这么介

绍：我管大姐叫百合姐，二姐叫梨花姐。百合姐从美术大学毕业后，去了广告公司上班，专门为各大公司制作商品目录和单页，她的审美品位超赞，总是一身干练的修身正装，让人无可挑剔。因为经常光顾美容院，她皮肤光洁，嫩得出水。她的妆容也极尽精致，可以用“美艳不可方物”来形容。她不是只是某个局部吸引人，而是整体形象得体、端庄，浑身散发出一种清新脱俗的感觉。不过美到这种地步，倒是会让男人觉得难以接近。她说话声音很轻，而且有求必应，我不管遇到什么麻烦都可以找她帮我搞定。

每次对人说起百合姐，我都会担心会不会吹捧过头。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怎么夸她都不为过，因为她实在是太过完美，让人找不出半点瑕疵来。

因为谈起百合姐的时候我穷尽褒扬之词，接下来描述梨花姐的时候，就要故意皱起眉头来。否则，会让人觉得我老是自说自话夸赞家姐，没什么意思。所以，既然前面狠狠地夸了百合姐，接下来就对二姐有褒有贬，故意让听者云里雾里，以便对我的描述继续产生兴趣。这是我从小到大屡次向人提及两位家姐时练就的技巧之一。

“我家梨花姐很花心。男朋友交不足一年就会分手，不可思议的是，她在甩完人后立刻就能找到新欢，丝毫不给自己空窗期。梨花姐姐生性多情，却不太自信，总是抱怨自己被男人抛弃，其实是她自己喜新厌旧啦。她这个人就是这样，朝三暮四

的，做什么都没有长性。就说工作吧，说是想当珠宝设计师，所以读了专门学校。可刚刚开学没多久，就说竞争激烈，放弃了。现在她在新宿一家百货公司的珠宝专柜做销售。真服了她，在那样一个女人扎堆的职场，还能一个接一个地换小男友。”

我这段看似寻常的描述方式，其实也隐藏了很多的谈话技巧。表面上像是在数落二姐，其实却是巧妙传达出梨花姐备受男生欢迎的信息。

最后，如果有人问我对自己的评价，我就这么回答：

“我？你想啊，有那样的两位姐姐在，我哪里还有可比性？我没有百合姐的姿色，也没有梨花姐的锋芒，我简直就是一无是处，只能靠搞怪逗趣求生存。谁叫我是三姐妹中的老小呢？”

如此一来，无论男女老少，听了这样的话，都会点头称是。这就是我——“天下无敌三姐妹”中老小的惯用伎俩。也多亏了这点本事，我才能找到自己的小圈子，也可以在和我不喜欢的人在一起难免冷场的时候成功化解尴尬。

“柚香，可以走了吗？”

阿姨唤我。我终于回过神来，打量起眼前的屋子，想起自己身处何处。

这是在神奈川县藤泽市外祖父家的二楼。我在这里借住了两个多月，今天总算要回家了。

“柚香，外公外婆等你很久了哦。”

也许是因为我一直没有吭声，阿姨有些着急，在楼下又催了一遍。

阿姨名叫佳代子，是妈妈美保子的妹妹，她住的公寓到外公家步行约10分钟。阿姨离了两次婚，现在处于第三段婚姻中，所以现在和她一起生活的是其第三任丈夫，不过她和任何一任丈夫都没有生育小孩，所以对我们三姐妹疼爱有加。这次家中出事，佳代子阿姨帮了不少忙。

当时，我那位于埼玉县的家被警察贴了封条，还拉了警戒线，是佳代子阿姨把我带到外祖父母家的。

“快上车吧。还没有出嫁的女儿可不能老待在这种地方，以后会被人看不起。”

看到阿姨从藤泽飙车过来，我感到安心许多。住到外婆家之后，阿姨差不多每天都来看我，为我打气鼓劲儿，还隔三差五去我家，捎去各类衣食住行的必需品，并帮卧床不起的妈妈操持家事。

“好的，我马上就来了。”我大声应道。

我慢慢走下楼，手里的行李箱比来的时候沉了许多，外公和外婆在玄关等我，见我下来一起回头看向我。

外婆问，“你真打算乘电车回去吗？让佳代子开车送你回去不好吗？”

“嗯，没关系的，我就搭电车好了。”我回答。

刚才阿姨也这么问过我，被我拒绝了。

我知道坐车会比较舒服，但我却想一个人搭电车，晃悠悠回家。若是自驾车一溜烟儿直奔家门，今后恐怕会不敢再度离家。

“你有空再过来住，反正有的是空房间。”

“嗯，谢谢外公。”

在这两个月里，外公的白发增加了许多，人也比原先清瘦了许多。

“虽然一想到以后再也见不到梨花的笑容，我就感到难过。可以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要多多支持百合。”外婆握住我的手说。

我任由她握着，没有说话。

“你不打算原谅百合吗？”

阿姨忧心忡忡地看着我。

“不，并不是不能原谅。只是，我突然不明白百合姐是怎样的人。”

“发生这样的事，也难怪你会这么想。美保子说就当是出了意外，我也这么认为，老头子，你说呢？”外婆看向外公，似在求得认同。

“是啊，人嘛，难免会有冲动的时候。这次造成了无力回天的局面，确实让人难过。不过仅仅凭着这一点就去枉测百合的为人，那她也未免太可怜了。”

“也许是吧。但是，在我的印象中，百合姐可不是一个会冲

动行事的人。”

“你是说，百合是蓄意为之了？”阿姨的脸色一下子垮了下来。

“没有。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冲动之类的词，似乎和百合姐姐不太搭界。也许我在真正了解了百合姐是什么样的人之后，才能够重新支持她。”

我无法顺畅表达近两个月来积聚的思绪，这让我觉得心烦意乱。

外婆似乎接受了我的想法，她说，“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

我想反驳些什么，最后还是闭住了嘴。只是，我心里很清楚，不管这件事过去多久，只要我一天不能真正地了解百合姐，就一天也不会改变自己的想法。

“虽然有些麻烦，但你还是把这个带上吧。毕竟你妈还沉浸在悲伤里。”

阿姨转变话题，递给我一个纸袋，里面装了好些保鲜盒，似是特意做了不少菜，让我带回去。

“回家以后，把今天要吃的菜拿出来，其余的赶紧放冰箱。用微波炉一次热上一个，应该能吃几天。”

“谢谢阿姨。也谢谢外公、外婆。这段时间，给你们添麻烦了。”我套上运动鞋，向他们鞠了一躬。

外婆笑着接过话头，“快别这样，太见外了。”

“回见。”外公向我挥手。

本以为这场告别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阿姨却又来一句，“我还是送你到车站吧。”说着便把刚才递给我的纸袋拎了回去，看上去她还有话要向我交代。

我注意到，阿姨匆忙套上的运动鞋是蓝色的，净色的一片蓝，没有丝毫点缀。不管多大年纪都想保持少女之心的妈妈总是穿得花里胡哨，阿姨则和妈妈不同，阿姨的性情直爽干脆，所以会选择这类款式和颜色的鞋子。

可今天，不知为何阿姨和我并肩走了好久还不肯开口，即使是我试探性地，说，“阿姨您不必特意送我。”她仍是欲言又止地望着我。

“你是有什么话要和我说明吗？”

在我的追问之下，阿姨终于开口，“我也就是随便说说，你别太往心里去。”

然后她又继续说，“怎么说呢，你妈妈现在还没有恢复正常，成天恍恍惚惚，不管怎么说，虽然看上去比较怪，但暂时就让她去吧，不必多管。”

这回轮到我说。命案发生之前，妈妈就患了更年期综合征，身体原本就很差，听说我不在家的这段时间，她成天就把自己关在卧室里。所以即使没有阿姨提醒，我也做好了相关的心理准备。不过，就她的话判断，也许妈妈的情况比我想象得要严重许多。

“说实话，家里弄出这样的事，倒不如搬走比较好，可以换个环境，可是你妈不太愿意。可她现在那个样子，长久下去也不是个办法……”

阿姨叹了口气，觉察到我的紧张，赶紧调整语气，“不过你也不用太过担心，我会经常去看你们的。”她假装明快的语调显得极不自然。

“嗯，谢谢阿姨。”我礼貌地回答，但心里却依然没什么底。我接过她手里的纸袋，在车站前与她道别。

我乘坐的是东海道线，从藤泽到新桥，大概需要四十分钟。在新桥进行区间换乘后，大约再乘四十分钟，就可以来到家附近的车站。

就在两个月前，我还每天从这里上下车，今天竟然觉得有些生疏的感觉。

要说到底有什么不同，我也说不上来，就是感觉不太对劲儿。我甚至抬头仔细确认站牌上的站名，怀疑自己是不是下错了站。

直到出了车站，我还是没有找回熟悉的感觉。我开始考虑选择什么方法回家。上高中后，我开始搭电车上学，但凡晴天，我会骑自行车去车站，下雨的时候，就坐巴士。虽然今天天气一派晴爽，但附近的停车场却没有我的自行车，所以我应该去搭巴士。可是，一想到巴士上可能会遇到熟人，难免尴尬，就有点意

兴阑珊。

这是一个位于住宅地中央的小站，附近找不到出租车。虽说手上的行李很重，似乎也只能选择走路回家。

算了，反正也不着急回家，我逞强迈出步伐。看着站前商店街上一家又一家历史悠久的店铺，生出些怀旧的感觉。那些散发着浓郁香气的茶叶店，百年老铺似的和式点心铺子，色彩缤纷的鲜花坊……从眼前一一掠过，路过面包房的时候，突然想起梨花姐最喜欢这家的香瓜派，便打算进去买几个捎回家。又琢磨着手里的行李已经够多，遂打消了这样的想法。

走过商店街上的斑马线，就进入住宅区了。这是和先前所见景致截然不同的风格。房子的周围都堆砌着低矮的围墙，露出一修建的深灰色石棉瓦和乳白色墙，各户人家的房子在造型方面略有一些差异，但每一幢都排得格外整齐，这里就是报纸上提到的“铃之森小镇”了。

这块地带原本叫做“赤田沼”，不过1982年建筑商着手开发的时候，为打造出时尚感，命之以“铃之森”的名字。只是，当初销售的时候，还没有被叫做“铃之森小镇”，而是在围墙中间大门的出入口前的细长花坛前，立了块大理石看板，上面写有“某某Village La Forest”几个字，写有“某某”部分的大理石刚好断裂了，不可思议的是，竟没人能记住那两个消失的字。看来太过生僻的名字就是不容易被人记住，这样的名字和车站附近广为流传的传统民俗又不太搭调，所以几乎就没有人使用了，最后